今天：蜜週昇空買「妻話事」

到機場尚餘半小時上，公司的人已將行李在等候，立刻「切引」，匆匆我們同朵娜和波姬、伴郎法蘭克陳、並兩個花女小友吻別。波姬親我時，含淚說：「好好侍新娘，她人極好。」沒料到小二親朵娜時却哭了：「阿姐，太謝謝耐了！耐代表我姆媽，樣樣事體耐勞神哉！」我在旁不敢出聲。幸而時間到了，波姬叫：

「快點，裡邊還辦離境手續。」我們才提了手包進閘門。臨別我對波姬道：「台北賓客在週末，你快找于叔叔趕辦入出証，寫岳父名字担保快一點。」她說：「我有現成的，六個月沒過期，去得，我同朵娜姐去。小二搖手：「一定來，那怕住兩晚。啊，密斯特陳，你也玩一次台北！」我們入內通過了兩三道手續，一人可帶三瓶酒，便買了兩瓶「妻話事」陳年白蘭地；兩瓶金花「愛色啊」；再兩瓶十七年的「百齡罐」威。「好重！買這麼多幹什麼？」新娘埋怨，我笑道：「這是權利，只有去日本，才許每客三瓶，闊國家，大方。香港越來越小氣，只許一瓶半瓶，望之不似大國。」

「本來就不是國！」她搶着分提三瓶，剛好趕上登機。爲了怕華航過台北，常常換機不守時，我們乘國泰直飛。早晨已同東京通話，「天下第一酒樓」派人成田接機。

小二不知小周、小袁的事，我告記小袁，她給了我處子桃花紅——唉！良心！機位絕佳，是臨窗之三人座，却不見另一位，等于二人三位，後來才見一位小姐過來，她嬌喘呼呼：「差誤了時間！」正關機門，遲了五分鐘，原來就是等她。我們在曼陀齡已換了常裝，現在小二坐近窗，我中間，這位女士在外。她高高瘦瘦，却畫白唇紅，別有一股女人的雌兒氣——「嗞囉！」互相招呼，她原來是應台灣在東京的姨母之召，初次去日本的。

「我係廣州到香港嘅，能說點國語。」她客氣地說：「倒是常到香港，我有美國出世紙。」小二請教她，她寫了「唐莉雲，中山華僑。」我問她：「令尊呢，可在中山？」她說：「在落砂磚，我的護照可到台灣、也可出進中國……。」我們送了她名片，她說：「對不住，我明天才有名片，明年我有工作了。」說話很誠懇，我們不便告知她是今日結婚的。「爲什麼你第一次去日本？」小二問她，她說過境有三次了，就是沒進去過，「這回是姨母特別爲我旅遊的。」

二一六：想爭飯食！

胡雲曰：「喂，會不會拳迷食滯呢？我睇最多得五成半至六成客，另外半成送飛。」

太子明曰：「係咁雙虎要香多少矣。」

胡雲曰：「當然了，佢班拳手，由美國、澳洲飛來，淨機票都唔少嘅喇！」

太子森曰：「照睇有多少食滯嘅，我地玩完一個月，雙虎會又搞兩日，拳飛唔平。」

太子明曰：「詮落又係，下一鑊我哋又跟長春會尾，認眞要考慮清楚。」

胡雲曰：「我大佬亦想搞。」

太子明愕然，曰：「乜阿彪都想爭飯食乎？」

胡雲曰：「佢一向喜歡泰拳，唔出奇呀！」

太子明曰：「你有冇份？」

胡雲曰：「有，不過我要求預一份，一定有。」

太子明曰：「係咁你不再玩泰拳會矣！」

胡雲曰：「睇下點喇。」

當晚拳賽！雙虎會次晚賽事，入座率比昨日更少一些，弊在有圍繩擂台，又用國術台作賽，拳手驚一脚父落台，打得窒手窒脚。

是夜亦唯有兩場泰仔對黑白鬼賽事可觀，吳師傅了黑鬼拳手，挽了三個回合，界黑豹用膝撞撞足兩回合，入到後台後，當堂暈低。

另一場濟順打白鬼，第三回合將白鬼KO。

雙虎會兩晚拳賽，除了泰仔登場四對之外，其他乏善可陳。

慶功宴上，獨缺袁野與泰仔，袁野叫泰仔一齊去消夜，泰仔曰：「何以不去雙虎會慶功宴到淺水灣去。汽車繼續往前行。

車在淺水灣的公共停車場停了車，海倫下車後，孔少洪還要鎖車等，而她已漫步而行。

他追了上去：「夏天極度熱鬧的淺水灣，如今一片荒涼！」

「不是荒涼，是幽靜。」她修改了他的話。然後，無限感觸的道：「這本來是個清幽的地方，但是，每年的夏天，却給一些弄潮兒弄到鳥烟瘴氣。」

「你歡喜這裡，爲什麼不住到這裡來？」

「我歡喜月亮的皎潔，你爲什麼不把我送到月亮去居住？」

「月亮沒有生物，人居月亮，還早問題。」

「你駁我，好胆。」

那一個相識三載、親密一年的男友，就此爲海倫所拋棄了。因此，孔少洪說，不敢過時。

「如今打算何處去？」海倫問。

「一切以你意見爲依歸。」

「吃飯太早了一些。」

此時，車已離開了大路，轉入橫街，孔少洪將車停在路邊然後問，充份表現出他有耐心對她。

她笑了，隨口說：「愚叔後背也挨了二刀！」

袁野曰：「無謂矣，佢哋班拳手只得一個打和，三個香，好碍眼也唔要。」

二一六：帮忙尋找踪跡

「這種人的確應該不得好死！」蘇絲也恨恨地答，「天下的男人都是沒良心的，特別對我們這些歡場的女人，更是這樣的！」

「不過，有些男人不一定壞，只可惜，我却碰到壞的男人，這，是我運氣不好，碰不到眞的好男人，唉，我是運氣不佳了，眞倒霉！」

「不是運氣不佳，你不是運氣不佳，只是你太純眞了，給人騙了。你算是買個教訓吧！」蘇絲說。

「但，對亨利，我不能放過他的！」李安娜恨恨地答，「他不得好死的！他害了我『生』，也害了他的骨肉，他是禽獸，是決不得好死的！」

「如果他敢回來，你就找他報仇，我會帮助你的，遲些時候，我想辦法帮你查查亨利的地址，我認識不少人，不難的。」

「那就先謝謝你了，」李安娜欣喜地說，「找到他後，再想辦法對付他也未遲的，因爲這種人一定很狡猾，必須好好對付，不能操之過急的。」

「看來你很有頭腦，同時了很冷靜，你說的很對。」蘇絲稱讚她，「放心好了，我在美國有些朋友，不難找到他的地址。」

「陰陽之間　曼華」

二一六：姊弟爭辯的結果

「女老板一」口氣地往下說。

可是坐在姊姊對面一張摺椅上的森林，一臉遲疑，結果還是說不出話來。

「怎麼啦，關經理不屑爲嗎？」姊姊沒好氣地盯望弟弟。

「不是不屑爲，而是我在公司裡做經理，不是商業性的私家偵探——」

「你究竟要怎麼樣？」姊姊說：「別老是一堆爛泥似的好不好？」

「第一，我出去做包打探，需要時間，需要精神，比在店子裡管業務辛苦；第二，我出去找這個找那個，既要請車馬費，也要請人飲茶灌水，吃晚飯，在在都要開銷！」森林爲難地皺眉說。

女老板一掌拍在桌子玻璃上，不慎，碰跌一個銀壳暖水壺，塞子鬆脫，茶水潑瀉，需痛她的手，流瀉在玻璃上，再流淌到她的白羊毛裙上……整個人彈將起來，一邊撫手「雪雪」呼痛，一邊找到一卷白花牌厠紙抹濕裙。

「垃圾王國　海辛」

續分居五年。

上述之第二項即指對方精神不正常，或虐待，變態等不合理情況。

如對方有上述五種情況之一種或多種，就可以辦理申請離婚訴訟，可到香港金鐘道三十八號最高法院大廈（金鐘地鐵站對面）低層一樓，離婚登記處索取四份表格，填妥及簽署後，交回離婚登記處，同時交出雙方的結婚証書給

三二：故人來港交流粵曲

故人自廣州來，阿芳這位熟朋友，名叫威哥，乃自幼認識者。這次威哥來港，乃帶領薛腔唱家靳永棠及兩位音樂員，交流粵曲演唱藝術，及主唱薛覺先名曲，以紀念薛覺先。原來此次活動，乃由香港中國文化促進中心主辦，威哥並在香港藝術中心進行專題演講，而由薛腔唱家靳永棠示範演唱薛覺先名曲也。

原來早一段時間，廣州爲了紀念粵劇名伶薛覺先，曾經搞過一次薛腔名曲滙演，並邀得薛老五之關門弟子林家聲回廣州演唱，一時之間，熱鬧非常。除此之外，亦搞過一次小明星名曲演唱會，特邀香港星腔唱家白瑛、劉鳳等回廣州演唱，同樣爲歌壇增添熱鬧。

這次見面，阿芳才知道，最近幾年，威哥官運亨通，連升幾級，現今擁有幾個銜頭，分別爲廣州市文藝創作研究所戲劇研究室主任、粵劇研究編輯部主編、粵劇研究中心常務副秘書長、紅船今侶詩書畫社秘書長。

雖然，威哥所任，皆屬戲劇方面之職位，但其處境，已較早年優勝多多矣。

想當年，威哥是個熱血青年，思想先進，愛國心重，當解放戰爭時期，威哥還在十八二十時，大軍南下，勢如破竹，威哥即已心潮澎湃，廣州尚未解放，威哥即離開父母，告別兄弟姊妹，隻身回到東江解放區，先進東江公學，經短期訓練，即馬上參加工作。當年之東江公學校長，即後來首任之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是也。

直至全國解放，威哥以自己別無所長，爲長遠爲人民服務計，乃考入當年卓著名聲之華南文學藝術學院，專攻戲劇。惜乎因海外關係，在極左時代乃不受重用焉。

屋邨主婦手記

阿芳

蜂風語言

偏繆

啖伙食

據說本港軍費將逐步減少。因爲不會「用在一朝」。

老闆除外

公積金制度贊成者多。應該大多數是打工仔。

好兆頭

一九九四年本港將徹底解除水荒。

這是九七之前已水頭充足。

心關

城市之光

女强人（二）

。」

此時，她本來邁步於淺水灣道上，她一翻眼，見到有一部的士駛過，她揚手，車停下。

「海倫，你走？」

「我歡喜。」

言畢她砰然關上車門。

他們下樓，到了賭場，巡視一週後，劉康對謝芬妮道：

「我想賭輪盤，你賭『大小』吧！」

「我們如何會面？」

「五點半在『不夜天』茶座上，我也不會在輪盤枱前就得久的。」

明珠　司徒文　漫浪的落失

我這是人善觀的色氣的

「我在『大小』枱上贏了錢來找你，找你不到，我們『不夜天』會面。」

「我也可以來找你，如果大家早發財，我們坐的士到大三巴看『三巴夕照』。」

「你說什麼？」謝芬妮惑惑了。

「杭州『西湖十景』中有『雷峰夕照』，一九二四年雷峰塔倒，徒有虛名了。」

「我們今天一定去看『三巴夕照』，五點半到那邊還不遲，我們不必飲茶，早些吃夜飯，我要吃中式明天吃西餐。」

「好好好！還是我先陪你到『大小』枱，『大小』枱多，輪盤枱是容易找的。」

「好的。」

他們後來在一張『大小』枱畔分手。二十三日賭場人少，謝芬妮坐下，有的是時間，而來此是爲消遣，于是她三十、五十、一百的穩紮穩打地下注了，當輸了一千，後來把一千元贏回來，即下注一萬，她計劃至少贏三千元離座，這三千元財必須保持。若是運氣好，當然到五點廿幾分離座，終于她贏了三千元離座，這時賭客多些了。

謝芬妮去找到輪盤枱後，即見劉康，問他如何，答道：「等我十分鐘，我們到大三巴，或是先到觀音院。」

她也不衝動，下注得更小。後來把一千元贏回來，即下注三千元財必須保持。若是運氣好，當然到五點廿幾分離座，終于她贏了三千元離座，這時賭客多些了。

謝芬妮去找到輪盤枱後，即見劉康，問他如何，答道：「等我十分鐘，我們到大三巴，或是先到觀音院。」

「牛肉茶」，她對侍者道：「咖啡。」

「吃公司三文治嗎？」劉康問。

「好！」

「我們分而食之。」

劉康即吩咐侍者。（二三）

于是謝芬妮候了七八分鐘，劉康離座，她挽住他的臂問他贏了多少，答道：

「七千元吧？你一定也贏了。我這人是善觀氣色的。」

「三千。早呢，我要到洗手間，洗了手還是飲茶吧！」

「我們『不夜天』會面吧，我也到洗手間。」

謝芬妮到「不夜天」，劉康問她飲什麼東西，又說他已要

天涯客孤刀

無俠天

秋風・圖　姚木珊・文

三：闖下大禍

吳錦新道：「嶗山三鶴是三個異姓結義兄弟，老大叫魯揚武，老二叫鄧森，老三叫夏吉。副總鏢頭雖然被他們打傷，但他們也被副總鏢頭打傷！」

余顧南道：「吳叔叔，爲什麼你不助伯伯禦敵？」

與錦新嘆息道：「三鶴還帶來了十多個人，愚叔率趙子手保護鏢車，分不得身多個人殺了，才與副總鏢頭全力鬥三鶴，但那時候他已受了傷！」他苦笑一聲：「愚叔後背也挨了二刀！」

當下馮令坤着人爲余亞神準備後事，並叫帳房先生寫張歇業七天的通告，貼在大門外，馮令坤對余亞神總算念舊情。

由於天氣漸熱，不能停屍太久，三日後便大殮，西威鏢局內設了靈堂。余亞神名氣不弱，來拜祭的人竟亦不少，最令余顧南高興的是呂鳳先携子而至。

呂鳳先與馮令坤寒暄了幾句，便來安慰余顧南，余顧南忙對母親道：「娘，這位便是呂大俠！」姬團圓不知他的底細，只畧畧與呂鳳先點點頭。

呂鳳先向兒子打了個眼色，呂維正拉着余顧南低聲道：「余兄，家父好友淮南雙義早幾天到訪，家父拔及令師，淮南雙義說仲春時節，曾在巢湖附近見過令師！」

余顧南又喜又覺可惜，頓足道：「可惜他倆不知小弟在找家師！家師在巢湖作甚？」

「雙義遊巢湖，見令師獨棠一舟，月夜獨飲，似在等人，但因雙義與令師沒有交情，所以不與令師打招呼！」

余顧南不悅地道：「沒有交情便不能打招呼嗎？」

呂維正畧現尷尬之色。「余兄可能還不知道，令師性情頗爲孤僻，又頗爲偏激……而且他不高興時，什麼人也不賣帳！」

余顧南心中甚不高興，道：「家師只對壞人才不賣帳！」

呂維正改口道：「余兄，家父讚你是個好孩子，要小弟日後多與你親近！」余顧南這才消了不悅之情。（七一）

三：突然冷淡

陳浩泉　迷途

在未能離開香港之前，我們準備先去唸夜校的F6，但是，現在這事也因斯豪的病而受到阻延。

不過，急性肝炎果然來得快，也去得快。住了十幾天醫院，斯豪就基本上病愈了。當然，出了院，他還必須休養一個時期。

這段日子，我就常常到項家去探望斯豪。斯豪很高興我到他家去，他說，整天躺在家裡，太悶了，有人來聊聊天總好點。雖然，他家有兩千多呎的地方，有一個大露台，樓下還有花園和休憩場所，可是，他還是不習慣整天局限於這麼小的活動範圍。

有一件事我覺得很奇怪，斯豪出院回家後，項伯母對我的態度突然變得冷淡，這實在使我莫名其妙。

斯豪剛進醫院時，她對我還很好，常常對我說些知心話，又要我好好地帮忙照料斯豪，她已經把我當成是她的未來媳婦了。可是，前後不過十幾天，她却轉換了完全不同的一種態度，這就不能不使我感到吃驚。

是不是我不自覺地得罪了她呢？還是我做錯了別的什麼事？……我在心中暗忖良久，仍然想不出個所以然。

最近這個星期，我少到斯豪家去，但他却常常在電話裡問我爲什麼不去，我只好推說忙。這天，他要我帶幾本書給他，下了班，我就先到他家去。

項伯母見了我，仍然是一幅冷淡的臉孔。我在客廳坐下，她也沒叫菲傭倒茶。過去，我一來，她又是茶點，又是水果，熱情得使我感到尷尬，現在是一百八十度的變化。

斯豪從房裡出來了。

法顧問律

通天曉先生：

我與丈夫結婚多年，近因意見不合，決定跟他離婚，但不知從什麼法律程序進行，是否需要找律師帮助，或別有途徑呢？

如男方不願意離婚，而我堅決要離婚，可有別的辦法？

如我將來再結婚的話，子女欲與後夫姓，又需要用什麼法律程序申請？問離婚長期讀者文士：

在本港註冊結婚的人，要想離婚，是要向法院提出申請，經家事法官聆訊，認爲申請人已証實其離婚理由，便會頒佈離婚令，批准離婚。

法例規定，結婚滿三年的人，才可以向法庭申請離婚，除非有異常惡劣的特殊情況，須先申請批准，才可辦理申請離婚，這種情況一般是經社會福利官或警方協助申請批准辦理。

在香港，婚姻之任何一方向法院申請離婚之唯一理由，是婚姻已破裂至無可挽回的程度，而有下列舉出之一項或多項的事實，法官才會視這段婚姻爲已破裂至無可挽回的情況，批准離婚：

一、一方與人通姦，而申請人無法再忍受與其共同生活；

二、一方的行爲令申請人不能在合理情況下與其共同生活；

三、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前，最少已連續兩年遭對方遺棄；

四、婚姻之雙方在申請提出以前，最少已連續分居兩年，而對方同意法院作出離婚令；

五、婚姻之雙方在申請提出之前，最少已連續分居五年。

上述之第二項即指對方精神不正常，或虐待，變態等不合理情況。

如對方有上述五種情況之一種或多種，就可以辦理申請離婚訴訟，可到香港金鐘道三十八號最高法院大廈（金鐘地鐵站對面）低層一樓，離婚登記處索取四份表格，填妥及簽署後，交回離婚登記處，同時交出雙方的結婚証書給

辦理離婚訴訟應向法庭申請

案情繁複者應聘律師協助

該處存檔，申請書及附帶文件存檔費用三百元。

一、表格二號——離婚申請書（備有五個離婚理由）

二、表格二號B——安排婚生子女的說明書（如有子女）

三、表格三號——訴訟程序通知書

四、表格四號——文件送達認收書

申請書及文件存檔後，就會把案件編號通知申請人，以後一切文件及通知以此編號爲準。

經法院通知對方（答辯人）並排期聆訊，到申請時需要親人自出庭正式証實其離婚理由，家事法官聆訊後會頒佈離婚令，正式終止夫妻關係。

申請離婚時，可同時申請附帶濟助（贍養費、解決物業權等）、婚生子女的撫養權，如無抗辯、法庭會同時判決。

申請離婚，如一方不願意，或財產分配、子女撫養權等問題有異議，就會做成繁複的法律程序，則以有律師協助較佳。若離婚申請人符合資格，離婚案也可獲得法律援助。

如果對方不願意離，可先行分居，到法定的分居年限，就可以申請離婚。

將來再婚而有子女撫養權的，而又希望子女跟後夫姓，可以依據法律，請律師辦理改名契，把姓名改過就可以。（黃莎、新八八二四九）

曹雪芹一生作之淚血夢樓紅

燕市狂歌悲淮秦，合遇殘夢憶繁華

滿徑蓬蒿老，華不棄家食粥酒常賒

古人古事

文臣平先生：

曹雪芹，（公元一七二四——一七六三）名霑，一字芹圃，滿洲旗人，在南京生長。他是滿族的世家子弟，祖先幾代從會祖曹璽到父親曹頫，都在江南做內府的織造官，一直做了五十幾年。江南織造，是專管給皇帝採購的官，在當時是一個肥缺。曹家一連做了幾代，幾乎成了世襲的官職，地位相當煊赫。作爲這樣的一個家庭裏的公子少爺，那就是在少年時代享盡榮華富貴的曹雪芹。他的祖父曹寅是一個風雅的貴族名士，工詩詞，善書法，和當時的文學家朱彝尊、姜宸英等都有過交往。他家裏藏書極多，據說單只善本就有三千餘種，此外曹寅還自己校刊過極精的古書，至今爲藏書家所寶貴，那就是所說的「曹棟亭本」。無論在物質生活或在精神生活，當日曹雪芹少年時代所享受的都非常人所能夢想。康熙曾經六次下江南，就有五次住在江寧織造官署，當年的豪奢情況，曹雪芹已把它寫在「紅樓夢」的大觀園裏。

可惜的是這種金玉一般的富貴生活，沒有使曹雪芹繼續享受下去。在他十幾歲的時候，突然家庭被抄沒了，以後就在南京不能容身，還徙到北京去。在北京，一直過着窮困的日子，後來寄居西郊，住着破屋，連飯都沒得吃。他的朋友敦誠、敦敏兩兄弟，是清朝的宗室，那時和他過從，有一首詩是敦敏贈給他的：

「尋詩人去留僧壁，賣畫錢來付酒家。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殘夢憶繁華。」

另外敦誠也有贈詩說：「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可見他當時貧窮的情況之一斑。他的一生，前後竟是這個樣子的悲殊，那能不引起他難堪的回憶，含着血淚寫出個人的自傳？「紅樓夢」就在困居北京的後半生寫作技巧，最大的成功在於人物性格的描寫，像賈寶玉的陰陽怪氣、林黛玉的多愁善感、薛寶釵的圓滑世故、王熙鳳的奸狠毒辣、秦可卿的浪漫風流，都有不同的面貌性情和嗜好，活躍紙上。此外結構的完整細密、文章的通暢流麗，悲劇的故事結局，都是以前的小說無可比擬的。（豐餘、新八八〇七一）

世界知識

各國首都趣聞

世界上大部份國家的首都是本國的第一大城市，但也有二十多個國家不是這樣。譬如華盛頓在美國只能屈居老九，瑞士首都伯爾尼是本國老四。

有的國家有冬都和夏都之分。如利比亞，冬都設在的黎波里，夏都設在班加西。

荷蘭的首都是一個掛名的「空頭」首都。憲法規定，全國第一大城市阿姆斯特丹是荷蘭的法定首都。而有趣的是，荷蘭的政府機構及駐荷使館都設在海牙，只有君主登基儀式在首都阿姆斯特丹舉行。

有的國家的城市，爲了爭做首都，竟發生過紛爭。一九二七年以前，澳洲的首都在墨爾本，第一大城市悉尼因沒有被選作都城而大爲不滿。兩地經常發生紛爭。聯邦政府向政府施加壓力。最後聯邦政府只好採取一個折衷方案，在墨爾本和悉尼之間，選擇一塊空地，重新建都，這就是澳洲現在的首都堪培拉的來歷。

蒙古人的首都是個會移動的首都。據蒙古學者考察，首都烏蘭巴托每年要向赤道方向移動四至五厘米。這一奇特的地質現象，正吸引着衆多的學者進行探索。

有的城市定都時間之長，人口之多，頗爲驚人。連續定都超過百年以上的，有巴黎、倫敦、維也納等。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的人口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法國首都巴黎市區和郊區的人口，超過了法國二十三個主要城市居民的總和。（漢榮、新八八一四一）

虫魚草木

憑感知地球磁場蝸牛能認路回家

蝸牛是一種很常見的軟體動物，牠爬行時慢吞吞地，比龜爬行還要緩慢得多，所以人們形容作事緩慢，常以蝸牛爬行來作比喻。

雖然蝸牛爬行得慢，但亦常可爬行到相當遠的地地方。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牠們怎樣能夠認得路回到自己的「窩」。這化論創立者達爾文，就曾記載如下的關於蝸牛的怪事：兩隻蝸牛同在一處，其中一隻生病，爬行困難；健康的那隻爬過高牆，到另外一個大花園中，稍後又爬牆回來，帶着患病的同伴向那大花園爬去。從這記載，可見蝸牛是認得路的。

有一位學者曾作過這樣的實驗：他在白天於一塊石板下面的洞穴中，找到七隻躲在那裡的蝸牛，他把牠們的殼塗了白色的印記，放回原處。到了晚上十時左右，他揭開石板去看這七隻蝸牛，發覺有三隻不見了，而在附近均找不到牠們的踪影。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再揭開石板去看，發覺那三隻夜裡失踪的蝸牛，已經回到那裡了。

到底蝸牛是憑什麼認得路徑而回歸所居洞穴的呢？

有的生物學家認爲，蝸牛是憑感知地球磁場而認路回家的。牠們並非憑空猜想就算數。他們實行作實驗以驗証他們的猜想是對的還是不對的。他們的實驗如下：把一個玻璃容器的開口對正地球磁場的兩極，然後捉了一隻蝸牛放在玻璃容器之內，讓牠自由地爬出來。他們吃驚地發現，蝸牛由容器爬出來後，轉彎的方向有恒定的規律，隨早、午、晚時間不同而有所不同；早上爬出容器口後向右轉，中午爬出後向左轉，晚上爬出後也是向右轉。他們又每日在同一時間觀察蝸牛出容器後爬行路綫的變化，又吃驚地發現，月初和月中，路綫相對地偏右，七日和二十二日前後，路綫相對地偏向左方。

這些情形，恰好和地磁場隨着時間的輕微變化，和隨着月亞的周期性變化相一致。由此証明，蝸牛能夠相當精確地感知地球磁場。不過，這種看法仍未獲得生物界人士的一致公認。

蝸牛可以算得是「大力士」。在法國的布爾賈吉亞地區，有種蝸牛能負起比自己重十多倍的物體。

蝸牛又十分耐飢，四年不吃一點食物，也不會餓死。蝸牛是雌雄同體的。兩隻蝸牛交配時是公平「交易」，彼此的雄性和對方的雌性交配。（金德、新八八一六〇）

湧泉消失水位下降泉眼乾涸

泉城濟南面臨危機

天地文理

通天曉先生：

童年讀「老殘遊記」，說濟南是著名的泉城，「家家戶戶垂柳」。濟南有七十二泉，趵突泉居衆泉之首。據說此泉稱「天下第一泉」，而「泉分三股，晝夜噴湧，有數尺高，形似雪濤，聲若隱雷」。我乘去北京之便，慕名來到濟南，遺憾得很，圍着趵突泉轉了幾個圈，只見水平如鏡，莫說噴湧，連個水泡，公園裏有可倚欄俯視趵突泉的觀瀾亭，泉東有李清照故居和來鶴樓，北岸有文物書畫的陳列館。這一系列古色古香的建築物，都圍拱在趵突泉四週，座落在盛開的鮮花和垂柳之間。在這樣典雅的環境中觀賞趵突湧泉，不知吸引了多少中外遊客流連忘返。

然而，泉城眞的消失了嗎？湧泉究竟哪裏去了呢？

過去，濟南的確到處有清泉，有時，青石板路面上都流淌着地下冒出來的湧泉，人們走路會弄濕鞋襪。但是，近年來城市居民日常用水劇增，尤其是興建了一些耗水量大的工廠，以致地下水位日趨下降。

更爲甚者，「文化大革命」中，城內到處挖防空洞。打亂了泉流分佈，七十二泉都逐漸乾涸了。每當盛大喜慶節日或有特殊參觀任務時，就只好採用倒灌自來水的辦法，暫時局部提高地下水位，讓趵突泉鼓起些水泡。有時連續天雨而且雨量大時，也能泛出些湧泉。

那麼，濟南不再成爲泉城了嗎？湧泉究竟哪裏去了呢？

物發童

化學

鉍的磨耐硬堅

通天曉先生：

我聞得有一種「鉍」的金屬，請爲我介紹一下它的性質、用途。　金銀銅

鉍是最重的金屬之一，它的比重爲二二·四，僅次鋨於（鋨的比重爲二二·五），坐第二把交椅。一般人認爲黃金、白金是很重的金屬，但黃金的比重不過是一九·三，白金的比重也不過是二一·四五而已。

金屬鉍是銀白色的，熔點十分高，溫度要達到攝氏二千四百五十度才開始熔解。鉍十分堅硬耐磨。自來水筆的筆尖，常要與紙接觸磨擦，故用鉍來作筆尖，策尖就不易磨損變壞。自來水筆筆尖上有一點銀白色的東西，那就是由鉍鋨合金所做成的筆尖。

普通常要沾墨水寫的鋼筆（現因原子筆流行，已少人用），其筆咀用不銹鋼造，筆尖處無鉍鋨合金的作用，有人作過試驗，將自來水筆尖與鋼筆尖同時以同樣力度在一塊白油石上磨，一小時後，水筆尖只磨損七公絲，而鋼筆尖却磨損達五一〇公絲。

其他一些金屬加入些少鉍，也可增加其耐磨性和堅硬性，故在法國巴黎的國際保存標準米尺，就是用百分之九十白金和百分之十的鉍混合成的合金所製成的。

一些鐘錶的軸，也是用摻加少量鉍的合金製成，以增强其耐磨性。

王水（三份鹽酸一份硝酸混合而成）可以溶解黃金與白金，但却不能溶解鉍，可見鉍的化合物常呈各種美麗的顏色，故鉍的希臘文屬意是「彩虹」。

英國化學家田南德於一八〇四年首先發現鋨和鉍。鉍是稀有金屬之一種，地殼中含鉍極少，只有約百億分之九。（伍車二、新八八二七二）

問題還不至於這樣悲觀。

濟南地處由石灰巖構成的盆地中心，位於黃河以南，四週環山，所以是個天然的蓄水庫。直到今天，蓄水的有利條件並未改變。因此，濟南還是可以成爲名符其實的泉城的。

目前，主要的問題是必須採取果斷的措施。調劑和開發水源，節制用水，並把亂七八糟的防空洞回塡。據聞有關部門準備引黃河水來提高濟南的地下水位，以恢復湧泉。

相信不用多久時間，泉城將會恢復「家家清泉，戶戶垂柳」的美景的。（唐寧、新八八一一七）

物發童

金銀銅

問離婚長　徐忠祥

期讀者　歐陽大成

文臣平　不明小子